



夜行貨車

陳映真／著

夜行貨車

陳映真 著

夜行貨車

遠景叢刊 154

著者	陳	映	眞
發行者	鄧	維	植
出版者	遠景	出版	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郵撥：1 0 2 2 2 1		
發行所	遠景	出版	社
	台北市光復南路260巷51-2號		
	電話：7 1 1 - 7 8 7 1		
門市部	中	國	書
	台北市成都路一號		
印刷所	其宗	印刷	有限公司
	台北市環河南街二段113巷7弄16號		
定價	新台幣	90元	港幣12元
初版	中華民國68年11月		

行政院新聞局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0105號

有版權・翻印必究

序

陳映真

收在這個集子裏的，是我在去年所做的三篇，連同我少時所做的一些小說的集合。這樣，在我出版了的三本小說集裏，便包括了我不知竟何以弄起文學以來的一切作品。

回顧起來，我的成績是至極薄弱的。而尤其在今日，把我少時的一些慘綠的感傷、一些無氣力的悲忿和愛，無遺地袒露在今日的青年的面前，使我頗有一份深深的羞愧。然則，所以終於決定結成這本集子，是讓青年和自己共同審視二十餘年來我之不勝其顛躓而且困乏的腳踪，也藉以共同思索今後更其艱難的途程上所當有的、共同的步履。

在中國，和在古老的亞洲一樣，一切不屑於充當本國和外國權貴之俳優妾妓的作家的命運，是和寫一切渴望國家的獨立、民族的自由、政治與社會的民主和公平、進步的人民一樣，註定要在侮辱、逮捕、酷刑、監禁和死亡中渡過苦艱的一生。

近百年來，在中國，有許多作家曾以孤單的身影，面對從不知以暴力為恥的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做過勇敢而堅毅的抗爭；也為曾信其必至的幸福和光明，歌唱過美好而充滿應許的歌曲。然而，曾幾何時，他們也以更其孤單的身影，在腐化和墮落了的革命中，或破身亡家、或備嘗更其殘酷、更其無恥的損害和侮辱。

然則這樣的中國文學家們，却永不因而放棄追求幸福、愛、真理和公義的最堅強的意志。每次想起歷盡半生浩劫後的丁玲、艾青和巴金，用和緩、堅定、了無仇恨的語言說，他們但願再活幾年，再寫出更好的作品，留給明日中國的青年。我總是禁不住滿眶的熱淚。當苦難磨盡了從私人境遇而來的忿恨；當監禁和羞辱更堅定了對於民族明日的希望，他們變成了不可仰望的巨人，使一切獨裁者、文學偵探和墮落了的革命家渺小若草芥。

是的。物質生活基本上公平和充裕；精神生活上不虞組織性的謊言和神話教條；政治上充份的自由、民主；國家完全的獨立；民族從帝國主義下獲得解放……這一切全中國人民共同的、不可壓抑的、不容妥協的願望，就是海峽兩邊中國作家自己的願望。他們決心不惜犧牲性命，為實現這一民族共同的願望，和全中國人民一道，奮鬥到底！

在這樣一個莊嚴的民族願望之前，我提出這本表現了我思想上和人格上無數缺點的作品，供今日青年給予最嚴厲的批評，並以這應有的批評，造就更好、更能表現今日和明日中國人民精神面貌的、新一代的中國作家。

六十八年十一月一日

「夜行貨車」目錄

自序	一
哦！蘇珊娜	二
獵人之死	三
麵攤	四
永恒的大地	五
某一個日午	六
桑桑	七
加略人猶大的故事	九
將軍族	一三
賀大哥	一四
上班族的一日	一五
夜行貨車	二二
祖父和傘	二九
貓牠們的祖母	二九
蘋果樹	三〇

哦！蘇珊娜



暑假一開始不久，我便來到這濱海的觀音鄉。因為這裏有世界上最僻靜的海灘、和氣的陽光，以及一直好笑而又可愛地自詡爲天才的李。

當天的夜晚，在我們同赴海邊的路上，我却發現了一間彷彿尚有水泥味道的新而笨拙的建築。我攀住李的臂膀注視着它。

「是間教堂，」他說：「剛蓋好不久。」

「嗯。」

他的興奮清晰地從他緊張的臂彎裏傳給了我，使我也跟着蕩漾起來。整整的一學期，我們都在期待着這個聚會。然而當我下車後，一眼看見他那種熾熱的眼光的時候，却叫我膽怯得不由自主地臉紅了起來。他笑着，伸手接住我的行李。陽光照

在他的臉上，照着他的一頭又粗又黑的長髮。他的漂亮又安慰了我的許多不安。看來甚麼都沒有改變，比方說他的沉默罷。我忽然記起，從此我將要和一個沉默得令人窒息的人共處一段時間了，便不禁想起昨日以前充滿嘩笑的日子，偷偷地憂愁起來。

拐進一條植滿木麻黃的幽道不久，他便開始笨拙而性急地攬住我的腰。我的心悸動起來。久別重逢的熱情使空氣顯得異樣地侷促。

「他們叫末世聖徒教會。」他說。

「嗯。」我想，他終於說話了。

「那個教會，」他說，有些支吾：「管叫末世聖徒……」他笑着。而我却找不到這個笑的理由。

「末世聖徒。」我說。

「嗯。」接着，我聽見他在我的身旁戰抖地、小心地歎息着。

那天的夜分，我們坐在沙灘上。橘黃的月亮懸在陰闇的礁石上。我望着月光底下的松林、沙灘，和溫柔地旋迴着的海，猜想着月光下的他的臉不知道是個甚麼樣

子。然而我不敢回首望他，因為我知道他一直在眈眈地望着我。我注視啾啾着的海波，恁他的微濕的手掌在我裸着的臂膀膽怯地蠕動着。夏天的時候，他的愛撫總是從我的手臂開始的，正如冬天的時候，他老是從我的頭髮開始一樣。我們知道甚麼事將要發生，這類的事總是這樣的。然而當一陣海風吹過，我却無端地悲哀起來。我想推掉他的手，但是就在這一片刻裏，我聽見了一片稀薄的歌聲傳來。

哦！蘇珊娜：

於是他很容易抱住了我。我的心神開始漸漸地遠去。而在那遙遠的地方，又碰見了那個也是十分遼遠的歌聲：

哦！蘇珊娜，你可曾爲我哭泣？……

當我們坐起來的時候，兩個人都已經開心起來。月亮顯得又幸福又溫柔。我開始卸下髮針，整理沾着沙粒的亂髮。突然間我想起一個問題，「甚麼是聖徒呢？」我說。他笑了起來。在這樣的時候，他常有十分迷人的笑臉。火焰從他的雙瞳中消逝，然而那剩下的一片夢一般的迷濛，却使他的眼睛美麗得令我生妒。他任性地重又仰臥在沙灘上，把一隻長腿架在另一隻腿上，高高地，不遜地指着月亮。他的腳踝又白又美，如一隻初生的小鹿。

「聖徒的意思，」他說，凝望着我：「就是一種和天才差不多的人。因此我們是同類哩。」

於是他又開心地笑起來。這開心傳染了我，使我也想笑笑。然而因為我的嘴正含着三四隻髮針的緣故，不得不把笑一口氣吞了下去。

2

兩天後的一個早晨，我和李上街買菜的時候，在市場上遇見兩個年輕的外國人。他告訴我他們正是末世聖徒會的長老。

「長老？」我覺得滑稽極了。事實上他們顯得出奇的年輕，儘管他們長得高大，而且其中的一個已有刮得鐵青鐵青的鬍腮子。

此後我們經常在路上，在車站，在我們的窗口看見他們。太陽晒紅了他們的白皙的臉。不論有多麼炎熱。他們總是衣履整潔，繫着領帶。漸漸地我對他們那種在頭頂上戴着淺淺的草帽的神態入迷了。我第一次領會到一個衣冠整齊，溫柔而瀟灑的男性的魅力，這是像李那種雜亂而粗野的男人所缺少的。

李和我都是無神論者。也許我們還不配有這樣一個代表着知識的某一面的稱呼

，我們只是不願意有一個上帝來打擾我們這種縱恣的生活罷了。然而李和他們却有很溫和的友情。

「他們都是還在上大學的娃兒們。」李說。

這使我不可抑制地想起了兩三年前的盛來。盛是我隔壁大學的法學生，不很漂亮，但高個子補足了這個小小的缺點。此外他也是一臉頰的鬍子，每天刮得像初收的高麗菜一樣。盛是個狂野的傢伙，他在吻了我的那天晚上說他已經訂了婚。這一點是和那個有鬍子的洋小孩不同的。有一次我在街上遇見他，他似乎想說甚麼，然而一霎時一陣血紅掠過他的臉。他的害羞竟給了我莫名的喜悅。但當我看見他把着單車的毛茸茸的大手，不知爲甚麼，忽然覺得不可自主地悸動起來了。

「他們也在追求着正義，」他說，點起香煙，喝着上床前預備好的冷開水，這個習慣使我不安，也使我惱怒。我凝望着窗外的深夜，聽着他在說——「這使得我尊敬他們。他們也信仰着和平、互愛。我不必讓他們知道，但是我是他們的朋友。」

李是個奇怪的男人。一個在大學時代裏並不優秀、並且時常任意曠課的學生，一個無依無靠的窮漢。只不過讀了一小屋子亂七八糟的書，便使他成爲一個驕傲的貴族。

。開始的時候，我會那麼不可理喻地崇拜着他。但是一年下來，他幾乎從來沒有和我分享過他的莫測的宇宙。有幾度我聽見他和他的幾個也是懶惰而傲氣的朋友抨擊着毫不相干的政治、新出版的書，以及一些很有名氣的作家。此外他只是默默地和我做愛。而且，在這一方面，他並沒有和別的男孩子們有甚麼迥異的地方。然而他總是使我眷戀較久的男子中的一個，這主要的由於他有着我從曉得照鏡子起就渴望的烏黑的頭髮和大而深的眼睛之故。此外，他的吻能帶我到一個比外祖母的家更遙遠的地方去。

兩個聖徒有時也來看我們。我知道那個鬍子叫彼埃洛，另一個叫撒姆耳。有一次彼埃洛先生吃力而熱心地解釋說彼埃洛等於英文的彼得。他是美國籍的法國人，由於我對於法國的直覺的了解，增加了對他的印象。現在我看清了他有一隻棕櫚色的眼睛，散發着一種童男的可欲的眼光。他的薄薄的唇推銷着許多的溫柔。

我爲他們預備咖啡，當他們來訪的時候。他總是用雙手捧着杯子，幾乎近於虔誠地飲着我的咖啡。這使我像一個母親一般地喜樂起來。而也往往是這時候，我看見他的一雙大而笨拙的手。忽然間一個想念躍過我的腦門，使我十分害羞起來，便悄悄地依在李的身旁，忙着吞下一顆悸動的心。

男人們談論着。李的英文也因此有了長足的進步。我禁不住偷偷地瞧着彼埃洛

先生。他很少說話，他該說點甚麼，我想。因此當李帶着撒姆耳先生去參觀他的藏書的時候，我便問彼埃洛先生爲什麼他們的教會每次都唱着「哦！蘇珊娜。」

他用棕榴色的眼睛逼視着我，却臉紅到耳根裏去了，使本來青青的鬍腮子烘成了淡淡的紫顏色。他喃喃地說他還不大懂中國話，我於是便用生疏已久的英文重複了我的問題。

「啊。」他說，綻開一朵天使一般無邪的微笑：「沒甚麼，只是你習慣於聽到一般教堂裏的讚美詩罷了。」

他的英文，他的談吐，他的羞怯，都說明了他來自一個優裕而教養良好的家庭，好像我常常在電影裏看見的那種。李是個十足的浪子。我雖有一個也算富裕的家庭，但卻沒有相當的教養。當李回到我身邊的時候，我突然想到我多麼需要一個有節制的、高尚的、甚至虔信的生活，我想像着和彼埃洛先生對坐在一條飾着盆花的長桌子上用早餐，坐在歌劇的包廂裏，或者讓他輕輕地吻我的額，讓他……（我又臉紅起來）讓他的大而笨拙的手撫摸我。（天哪！）

而儘管李從不放過任何機會來挪揄他們的摩門經和關於他們的教主約翰·斯密的傳說，到他們起身告辭的時候，主客都顯得十分的盡興。

頭一次我沒有送他們到門口，我說不上來爲甚麼。

3

日子一天天地過去，而我一點也不想去抑止我對彼埃洛先生的愛慕。因爲我確知即使我放縱這個秘密的情感，甚麼事也不會發生的。我們常常聽見從他們教堂漂流出來的歌聲，包括那首奇怪的——

哦！蘇姍娜……

這首歌給我異樣微妙的感覺，我和李在沙灘上激情正濃的時候，它會使我一下子清醒過來；當我在等待李回來吃晚飯的時候，它會使我寂寞得想立刻跑回家裏去，而當我們在床上的時候，它會使我蜷曲到他的身邊，讓他的自信而驕傲的兩手抱住我，在他的懷裏痴痴地望着窗外的星星們無端地悲愁着。

直到有一天李將我從午寐的床上搖醒了。他簡單地告訴我彼埃洛先生因車禍喪生的事。他解釋說，由於摩門教的律法出必雙人，因此兩部並行的單車在狹小的公路上遇到大車，便一時躲避不及了。撒姆耳先生也受了傷。他還問我是否去參加傍晚的喪事禮拜。

我靜靜地搖了搖頭。我甚麼也不能想。直到不知過了多少時辰，我開始聽見有歌聲傳來。夜開始降下，他們一支支地換着歌，直到他們漫漫地唱着：

哦，蘇珊娜！你可曾爲我哭泣？

我來自阿拉巴馬……

的時候，我的眼淚便頓時像大雨一般地傾瀉下來。

那天晚上我吃得很少，然而我的心情却意外的平靜。我覺得自己忽然長大了好幾年，再也不是一個追逐歡樂的漂泊的女孩子了。我記起了小時候逃學荒嬉終日，而終於在日暮時決心回家的那種感覺。不管家裏有如何的鞭笞等着我，回家總是甘甜的。是的，我無聲地叫着，我要回去，親愛的。我要回去，世界上沒有甚麼人甚麼事可以阻止我了。

月光照着李的頭髮，他的清秀的睡臉和他美麗的肩膀。我感動地靠近他，他的雙臂便立即像食人樹般地包住了我。（他的手臂是永遠不會睡覺的。）我順着他的肩看見了一輪七月的月亮。俄爾我彷彿看見親愛的彼埃洛先生文雅地騎着他的單車，漸去漸遠了。

我閉下了眼睛，在闇黑裏吻着李的皂香的胸脯。一切都已就緒，我決定在清晨

偷偷地離開他。雖然我知道現在我比甚麼時節都需要他，然而也不知爲甚麼去意甚決。也許李說的並不只是一個笑話。他與彼埃洛先生同屬一類。他們用夢支持着生活，追求着早已從這世界上失落或早已被人類謀殺、酷刑、囚禁和問吊的理想。也許他們都聰明過人，但他們都那樣獨來獨往，像打掉玻璃杯一樣輕易地毀掉生命，像彼埃洛先生一樣。但我覺得自己的七情皆死。彷彿這一生一世再也不會去愛一個人了罷。至於李，他還有他的驕傲可以支持他。我知道他是個強人，在某些方面：

而我終於又哭了，記不清爲了甚麼。我極力噤着聲音，用食指輕地抹掉從我的頰流到他的胸膛的淚水，但願不要驚醒了他才好。